

# 中国古代真有尚方宝剑吗？

## 宋朝包青天不可能有

在一些电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尚方宝剑的描写,比如《包青天》中的包公就有一把尚方宝剑。在中国历史上真的有尚方宝剑存在吗?这个问题要从我国的秦汉时期说起。

“尚方”是专门为皇室制造刀剑兵器 and 珍服器玩的机构,秦已有之,汉负盛名。由于“尚方”所制的宝剑,锋锐无比,利可斩马,所以又被称为“斩马剑”。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法,由于尚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用,所以这种宝剑从产生

之初就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

“尚方宝剑”的称谓源于西汉成帝时,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希望皇帝赐给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张禹。结果朱云不但没有得到“尚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折槛朱云”的故事。在汉以后的几个朝代中,用“尚方宝剑”诛杀奸臣贼子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

以尚方剑为名,象征专断权力,并

有隆重的授剑仪式开始于元代。据《宋史》记载,在忽必烈时,道士张留孙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病,“帝后大悦,命尚方铸宝剑以赐”。此时的“尚方宝剑”虽有专断权力的象征,但还没有被用于政务和军事。

建立尚方宝剑制度,并赋予以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的权力,开始于明朝万历。据《明史》记载,万历20年,宁夏叛乱,万历皇帝先后赐总督魏学曾、巡抚叶梦熊尚方剑督战,结果战胜。自

此赐尚方剑,授予专断、专杀和便宜行事权力做法开始逐渐频繁起来。直至崇祯17年,李自成进军山西时,崇祯帝还演出了一场赐尚方剑的闹剧。

“尚方宝剑”反映出的是一种人治观念。纵观历史,在汉唐盛世,政治清明时期,“尚方宝剑”只是人民思想中的象征物,在明朝中后期,他才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制度。真实的包青天生活在宋朝,是不可能拥有“尚方宝剑”的。

据《大连日报》

## 罗马帝国何以能够崛起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几乎每年都有新书问世,相关论文更是多得难以计数。这并不奇怪,毕竟,罗马帝国给现代西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法律、宗教、政治和文化遗产,也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可在痴迷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同时,探讨一下它何以能够崛起呢?

大约在公元前9-8世纪,意大利半岛中部偏西处兴起了一个叫“罗马”的蕞尔小国。它逐步发展壮大,用军事行动和政治手腕逐渐降服了整个意大利,进而征服了希腊半岛的马其顿王国和西亚的塞琉古王国,最后更是吞并了埃及、北非沿岸、现西班牙、法国以及不列颠大部、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地区,形成一个疆域空前的大帝国。在古代世界,罗马帝国疆域之广大,只有中国古代的秦汉帝国可比。

事实上,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罗马人一直是西亚地中海世界的历史主角。罗马帝国的国祚也不算短,如果以公元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为起点,西罗马帝国存在了近七百年;如果把拜占庭视为罗马在东方的延续,则帝国的生存时间更是长达一千六百年。与希腊半岛兴起的斯巴达人、雅典人和马其顿人的帝国相比,罗马人的成绩好得多,是唯一一个把整个地中海世界统一起来并长期维持的古代民族。这种政治成就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罗马人很早就整合了其近邻诸拉丁部落这一优势上。问题是,罗马人最初为何能如此成功地整合周边民族?根本原因还得到地理格局和自然环境去找。

从气候和土壤条件来看,虽然意大利半岛四分之三的地方是丘陵,但山脚下通常是较为平坦的土地,且气候一年四季都相对温湿,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罗马的发祥地更是台伯河下游的拉丁姆平原,这里土壤相当肥沃,很早就有人类在这里定期或不定期居住,形成了较大的聚落。不仅如此,罗马北边不远处还有南欧最大的平原波河平原。该平原面积达到4.5万平方公里,为意大利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自罗马往南,则有富饶的坎帕尼亚平原,虽小于波河平原,面积也相当可观。在古代,这些平原上都能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故而罗马兴起后很快成为其扩张对象。一旦这些地区成为罗马政治体的一部分,其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资源又必然大大超过罗马本

身。

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与希腊半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里,数百上千个城邦或部落分布在一个广大的区域,虽然发展了文化上的一致性,却因散裂的地理格局,很难进行真正的政治整合。事实上,希腊半岛的可耕地多为狭小贫瘠的小块谷地。这里不仅土地狭小,气候也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夏季干燥少雨,暴热天气连连,而在植物休眠的冬季,却又多雨甚至暴雨。这里不仅总体降雨量很小,降雨分布也很不均匀,要么接连数月甚至一年无雨或几乎无雨,要么暴雨成灾。甚至在不同年份和地区,降雨量也有极大差别。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降雨量可达400毫米(试比较: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降雨量约在800~1100毫米之间;现北京、伦敦降雨量在550~600毫米之间),而有“粮仓”美誉的贴撒利平原,年均降雨量竟可低至55毫米。另一个“粮仓”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地区情况类似。

罗马的幸运不仅仅在于气候温湿,土地肥沃,其地理位置对于意大利的整合来说也极有利。罗马原本就是富饶的拉丁姆平原的一部分,罗马人与周边拉丁部族又是近亲,所以罗马乍兴之时,很容易与周边拉丁部族结成紧密的政治共同体。事实上,罗马人很早就与周边的拉丁部族结成了政治同盟关系。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

意大利半岛的政治一体化,而政治一体化所采取的最符合逻辑的形式,便是以拉丁人为核心,与其他部族形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

早期罗马地理位置之所以优越,也在于其所发祥的台伯河下游渡口地带与地中海的直线距离既非太近,也非太远,大约26公里;沿河航行则大约33公里。在历史早期,这样的距离可以说恰到好处——远则足以抵御海盗侵袭,近则因距海仅30来公里,出海航行也相当便利。此外,台伯河本身也很值得注意。它虽短于波河,却是意大利半岛最长的河流,由北而南横贯半岛中部很大一片区域,十分有利于初兴的罗马向外发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马还是意大利半岛的交通枢纽。有论者说:“在贯通意大利为数不多的道路中,最方便的一条道路经过罗马。这条道路穿越西部人口稠密区,成为意大利的主要交通干线。像伦敦和巴黎一样,罗马所处位置不仅保证横渡畅通无阻,而且能控制沿河的航行……沿台伯河的谷地向内地上行,一些易于通行的山口使同一条道路不断延伸到(意大利半岛)中部地区”。罗马人要控制这些交通要道,再扩张到整个意大利,都十分方便。

但以上讲的只是对意大利这个有限区域进行整合的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意大利本身处于对整个地中海世界进行整合的优越位置。有论者说:“这个地区没有成为东西地中海水域之间的障碍,恰恰相反,它在两者之间提供了一条联系的纽带,东西水域的航船均在那里出入。”狭长的意大利不仅自北向南突伸到地中海中,也刚

好位于长形的地中海世界中间位置,既不偏东也不偏西。相比之下,同属地中海世界的希腊半岛过于局促于东北角,埃及被限制在东南角,西班牙太过偏西,而迦太基则隅于北非沙漠的边缘。

不仅如此,意大利半岛的长筒靴形状也为那里的人们提供了一条仅次于希腊的欧洲最长海岸线。这里每59平方英里土地就有1英里长的海岸线,而在西班牙,145平方英里才有1英里长的海岸线。这意味着,意大利的居民不仅是典型的农人,也能是追风逐浪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航海者。早在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在跟善于航海的迦太基人的角逐中,先前主要活动于陆上的罗马人短时间内就发展起了强大的海军,与迦太基海军在西西里、科西嘉、北非打了多次大型海战。及至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更是建立起了常备海军,以保证航运安全和帝国各地之间畅通无阻。此时的地中海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

总而言之,对于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文化整合而言,罗马本身及其所在意大利半岛都是气候湿润、土壤肥沃、位置适中的一个天然核心区。正是因了这些自然和地理优势,罗马国家才得以逐步降服意大利半岛,后来进一步征服了地中海世界东部,甚至从托勒密王朝的希腊人手中夺得埃及,自此罗马凭借畅通的海道和庞大的舰队,又多出一个庞大的人力物力基地。

凡此种种,庶几能够解释为何之前已经表现不凡的埃及人、腓尼基人、雅典人、斯巴达人和马其顿人未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大帝国,罗马人却做到了。 据《光明日报》



托马斯·科尔油画作品《帝国的繁盛》资料图片